



斯巴达克思

〔美〕法斯特著 叶维之 施咸荣译

外国通俗文库

施咸荣 主编

27503
A028



女
子
的
頭
像

斯巴达克思

〔美〕霍·法斯特著 叶维之 施咸荣译

漓江出版社

《外国通俗文库》出版说明

本文库以选介外国通俗作品为已任，主要移译可读性强并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政治、历史、言情、志异、传奇、科幻、惊险、侦探等方面的小说，同时兼及读者面较广的非小说作品，旨在满足广大读者对通俗作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为我国有关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借鉴的资料。

责任编辑：宋安群

装 帧：刘绍荟

• 外国通俗文库 •

斯巴达克思

[美] 霍华德·法斯特

叶维之 施咸荣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03,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7-0213-3

定价：2.70元

I·168

这部书是写给我女儿莱彻尔和儿子仲那坦看的，讲的是生活在很久以前而至今留名的男男女女的故事。故事里的英雄们爱护自由与人类的尊严，他们的为人是高尚而值得钦佩的。我写这个故事，为的是让读者——我的孩子们和其他人们——可以有勇气应付我们自己的动荡不安的未来，可以从事于反抗压迫与暴虐的斗争——好使斯巴达克思的理想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实现。

译 本 前 言

施咸荣

霍华德·法斯特（1914—）是美国犹太裔作家，他的作品在我国解放初期曾大量翻译出版，被认为是当代进步文学的代表。《斯巴达克思》的中文译本曾在1953年由文化工作社出版过，当时也是作为进步的严肃文学出版的。为什么在三十余年后，它却收入《外国通俗文库》，成为通俗读物了呢？本来，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并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象《斯巴达克思》这样介于二者之间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它归入哪一类都可以。但在英美，历史小说却是畅销小说的主要组成部分，据美国作家罗索·B·奈在《不窘的缪斯》（1970）一书中统计，从1931年开始，每年至少有一种历史小说被列为最畅销书，而在今天大量印行的廉价通俗读物中，历史小说至少占百分之十。法斯特是个多产作家，迄今已出版传记、长篇新闻报道、历史小说等七十余部，但始终不受美国文坛的重视，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中没有什么地位。但从他1956年退出美国共产党转而写惊险小说后，他反倒成为一个有很大声誉的通俗小说家。他早

期的一些优秀历史小说也作为通俗小说再版，尤其是1951年由他自费出版的《斯巴达克斯》（当时美国国内正掀起反共高潮，没有出版社肯出版他的作品）在1960年由著名的通俗读物出版公司班登出版廉价版后，立即成为1960年的最畅销书。美国文艺评论家肯尼恩·C·戴维斯在《通俗文化——美国的廉价书》（1984）一书中，还把《斯巴达克斯》列为“五十本改变美国的最畅销书”的候选书目，足见它影响之大。1987年，美国布赖纳影片公司又将《斯巴达克斯》拍成彩色宽银幕故事片，由法斯特担任编剧之一，此片已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在我国公开放映，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斯巴达克斯是伟大的奴隶起义领袖，马克思在1861年2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高度评价斯巴达克斯，说他“宁为自由而战死，决不为富人的娱乐而丧身”。列宁称他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关于他的英雄事迹，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曾在他的著名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斯》（1874）中描述过，法斯特则从另一角度描写。由于法斯特是距我们较近的当代作家，还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的小说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乔万尼奥里的作品，例如在人物的刻画、历史背景的渲染和罗马上层社会荒淫无耻的揭露等方面。法斯特本人称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是“最初的伟大阶级斗争（以前也有过阶级斗争，但规模没这么大）”，并认为这场斗争与今天一切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有令人惊叹的连续性”。他说他是“试图用属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历史逻辑’使斯巴达克斯复活的”，强调指出他之所以写这个故事，“为的是使读到它的人得到希望和勇气”，因为“斯巴达克斯不是为人类的某一个时代生活，而是为人类的一切时代生活的。”

法斯特的创作道路崎岖而复杂，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而写出从内容到艺术都很不一致的作品。他主要写历史小说，这方面的创作大致可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他发表处女作《两个山谷》（1933）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近十年的时间中他持进步观点，坚定不移地反对法西斯主义，他的历史小说主要写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题材，探索美国的民主传统，主要特点是以进步观点重新评价历史，反对保守的传统观点；第二时期从二次大战后到他退出共产党，这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写了《最后的边疆》（1941）、《公民汤姆·潘恩》（1943）、《自由之路》（1944）、《自由与自豪的人们》（1950）、《斯巴达克斯》等一系列借古喻今的优秀历史小说，作者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描绘和反映历史真实，给今人以启迪；第三时期从退出共产党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彷徨，转而写惊险小说与通俗读物。他虽失宠于文学史家，却在读者中间享有很高声誉，他后期的一些小说如《阿格瑞帕的女儿》（1964）、《移民》（1977）、《麦克斯》（1982）等都是畅销书，很受读者欢迎。

法斯特是个正直的作家，他怎么想就怎么写，没有任何虚假。青年时代由反对法西斯主义发展为信仰共产主义，参加了共产党，1950年还受到美国政府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坐过牢，不少保守的评论家骂他“堕落为党棍”，他却毫不动摇，坚持斗争。五十年代中期他从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获悉苏联政府也迫害了犹太人，受震动很大，从而退出了美国共产党，但声称他仍相信人的尊严必须维护，人类的正义事业必将获胜。

在艺术上，法斯特基本上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擅长刻画有血有肉的各种类型的人物，绘声绘影地描绘各个不

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能向读者提供丰富的历史知识。他还是个讲故事的能手，每部小说都有动人的情节，加上他的文学修养高，文笔朴素而细腻，因此正如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安东尼·曼努萨斯所说，“法斯特是今日美国文坛上能写出情趣高尚、格调明朗而又饶有趣味的通俗读物的少数作家之一。”

我翻译此书是在三十五年前大学时代，承师辈叶维之先生不嫌我年轻识浅，与我合译并给予我指导。今维之先生已与世长辞，此书幸得机会重排出版，我对全书作了修订，使译文风格不致相差过远，同时也算对维之先生的一个纪念。

1987年5月20日

于北京

目 录

译本前言 施咸荣

第一部	十字架通向美丽的罗马	(1)
第二部	一定要活下去的奴隶们	(63)
第三部	角斗士的角斗	(109)
第四部	樊梨妮娅的快乐	(155)
第五部	暴动的火焰熊熊燃烧	(207)
第六部	第六千四百七十个	(269)
第七部	斯巴达克思的梦想	(349)
第八部	她给他讲了他父亲是谁	(417)

这个故事开始于公元前71年

第 一 部

十字架通向美丽的罗马

五月里，凯约·克拉苏怎样
顺着从罗马去加普亚的大路旅行

根据记载，早在3月中旬，从“永恒的都城”罗马到那虽然小一点却同样可爱的加普亚城的那条大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可并不是说，大路上的交通顿时就恢复了正常。说到这一层，罗马道路上所应有的那种人来人往、物资交流的太平景象，四年来又在共和国境内哪条道路上看见过呢？到处都或多或少发生骚乱；要说罗马与加普亚之间的那条大路已经成了这种骚乱的象征，那也不能算错。当时有句俗语说得好：但看道路，便知罗马；道路要是太平繁荣，罗马城也就不会两样。

当时布告全城：自由公民凡是要去加普亚公干的，都可以去，但是在目前这一阶段，要去这个繁华胜地寻欢作乐可还不成。然而，光阴迅速，到了意大利国土上到处春光旖旎的时节，限制就取消了，加普亚的宏丽建筑与明媚的景色又在向罗马招手了。

除了坎帕尼亚乡间的自然景色之外，凡是喜爱上等香料又嫌价钱太贵的人，也都觉得到加普亚去不仅可以游乐，而且有利可图。那儿有举世无双的大香料厂，有从世界各地海运到加普亚的各种稀有的香精香油，如外国的上等异香，埃及的玫瑰油，示巴的百合香精，加利利的罂粟，以及柠檬皮

油、桔皮油和龙涎香油，紫苏叶和薄荷叶，紫檀和白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加普亚出售的香料价钱要比罗马便宜一半以上，你只要想一想，香水在当时是怎样越来越盛行，女人用，男人也用——而且非用不可——你就会明白，即使不是为了别的，光是为了买香水去一趟加普亚也是值得的。

二

大路是在3月间开放的，又过了两个月，到了5月中旬，凯约·克拉苏带着他妹妹海丽娜和他妹妹的朋友克萝迪娅·马略，动身去加普亚的亲戚家玩一个星期。那天早晨天气晴朗凉爽，正是出门旅行的最好日子；他们一早离开了罗马，三个人都很年轻，两眼闪闪发亮，想着这次旅行和自己一定会碰到的种种趣事，心里全都一团高兴。凯约·克拉苏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一绺绺又黑又软的髻发蓬松下垂，长得五官端正，人人都说他不但出身好，而且相貌也好。他骑着一匹阿拉伯白马，乃是头年他生日时他父亲送的礼物。两位姑娘则坐着凉轿。每一顶轿子由四个奴隶抬着，这些奴隶全都是久惯跑道儿磨练出来的，能够连走带跑一气儿赶十里路。他们打算在路上走五天，每天晚上在亲戚朋友的乡村别墅里过夜，就这样消消停停地按着站走到加普亚。在还没动身以前，他们就知道大路上到处都可以看见那示众的尸体，可是他们觉得，这点小事决不会叫他们心里不自在。事实上，两位姑娘听见人家形容这种事情以后，居然非常兴奋，至于凯约，这种事情总是给他一种快感，甚至还可以说给他一种乐

趣，不但如此，他还觉得自己不爱犯恶心，见了这种东西也不特别感到不安，因而自鸣得意呢。

“不管怎么样，”他劝两位姑娘说，“瞧人家钉在十字架上，总比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强吧。”

“我们可以只看前面，”海丽娜说。

海丽娜长得比克萝迪亚漂亮。克萝迪亚是个金发女郎，可是一点也不活泼，皮肤苍白，眼睛也是灰色的，老是装出那么一副恹恹的倦容；她的身体倒丰满动人，可是凯约认为她这人未免有点蠢，他妹妹到底赏识她哪一点呢？这个问题，他非想法子在这次旅行中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以前有好几次他都拿定主意要勾搭他妹妹的这个朋友，总是一见她那种没精打采、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样子，心里先凉了半截。她并不是光对他冷淡，对谁她也是这样。她老是觉得腻烦，但凯约深信，幸亏自己腻烦一切，她这人才不至于完全叫人腻烦。他妹妹就不同了。他妹妹那么使他动火，他心里很不好受；她跟他一般高，长得很象他——要说呢，只是比他更漂亮罢了，而且在没让她的刚强果断给吓跑的人眼里，还简直是个美人儿。他妹妹使他动火，他自己也明白，这回他计划到加普亚旅游，就是盼着找个机会把这股子火出一出。他妹妹和克萝迪亚凑成不伦不类的、可也是令人满意的一对儿，凯约一心盼望着在旅途中能遇到一些不负他苦心的韵事。

出罗马城没几里，就可以看见示众的尸体了。前面是小小一片只有严石与沙磧的荒地，广约数英亩，负责展览尸体那个人为了引人注目，就单挑大路穿过荒地的那个地点来安置第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是用刚砍下来的还流着松脂的松木制成的，因为背后的地面倾斜下去，叫清晨的天空那么一衬托，十字架矗立在那儿就显得死挺挺、光秃秃的，而且还

见棱见角，看上去那么巨大，那么触目惊心——因为是头一个，所以显得格外巨大——连吊在上面的那个一丝不挂的尸体都几乎让人注意不到了。上重下轻的十字架往往都稍微有点歪斜，这一个也是这样，因而更显着奇形怪状，似人非人。凯约笼住了马，然后向十字架缓缓走去；海丽娜也拿她那根摆样儿的马鞭轻轻抽了一下，命令抬轿的奴隶们跟着走。

“我们歇会儿可以吗？啊，小姐，啊，小姐！”走到十字架前面停下来时，海丽娜的领头轿夫就低声这么说。他是个西班牙人，说起拉丁话来有点儿结巴，象是老怕说错似的。

“当然可以，”海丽娜说。她才二十三岁，可是象她家里所有的女性一样，性格刚强果断。她瞧不起无缘无故虐待动物，不管是奴隶还是牲口。于是轿夫们轻轻放下轿子，感激不尽地在轿旁蹲了下来。

十字架前面几码远的地方，在一个补缀过的小布棚底下，有一把用稻草做的椅子，上面坐着一个和蔼可亲的大胖子，看上去又高贵又贫寒。他的高贵可以从他那层层叠叠的下巴颏儿的每一层上和他那气派十足的大肚子上看出来；而他的贫寒里掺着懒惰，只要一瞧他那又破又脏的衣服、他那污黑的手指甲和他那满腿的胡子茬儿，也就一目了然了。他的和蔼可亲是职业政客很容易戴上的假面具；你一眼就可以瞧出，他是在公所^①、元老院^②和选举区里混过多年的。如今他日暮途穷，差一步就要变成罗马小客栈里只有一领破席的乞丐；不过他说起话来依旧声调雄壮，那么吆吆喝喝的，你

① 罗马市中心广场，周围是房屋，用为公共会场及开庭之地。

② 罗马共和国时期全国最高的议事会，由三百氏族的长老组成。

还以为他是个生意人正在庙会上拉主顾呢。胜败原是天数，他向他们明白表示。有的人好象懂得神机妙算，一下子就加入了走顺风的政党；他呢，总是选错了政党，要说根本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也完全是废话。你瞧，为了这个缘故，如今他落到了这步田地，可是比他强的人还有更不走运的呢。

“请原谅我吧，好先生，好小姐，我本该立起来，可是我这心脏——我这心脏。”他把手往那包罗万象的大肚子正中间一放。“原来诸位一早就出门了，出门倒是应当趁早，这时候旅行才正合式呢。上加普亚去？”

“上加普亚去，”凯约说。

“果然是上加普亚去——一个可爱的城市，美丽的城市，如花似锦的城市，真正的人间天堂。准是探望亲戚去吧？”

“一点儿不错，”凯约回答说。两位姑娘都笑了。他这人挺和气，他是个绝妙的小丑。他的尊严不知到哪儿去了。还是当个小丑给这班年轻人开开心好。凯约心里明白，这么闹下去迟早会让他破费钱钞，但他不在乎。一来，他家里给他的钱向来是没个不够用，也没个不够他由着性儿胡花乱用的；二来，他还想在两位姑娘面前露一手，让她们瞧瞧他多么懂得人情世故，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法子比利用这个老于世故的胖小丑更好呢？

“你们瞧，我是个向导，是个讲故事的，七零八碎地给人讲几段赏善罚恶的故事。可是当法官的不也干的这个吗？地位当然不同，可是厚着脸皮拿人家一个‘银币’，总比向人家伸手——”

两位姑娘都没法不拿眼去瞅十字架上吊着的那个死人。

这时候，那个死人就在她们头顶上了，她们俩的眼光都不住地扫着那个被太阳晒黑、又被鸟儿撕碎的一丝不挂的尸体。老鸦在他的四周围飞翔，象要往下落。苍蝇在他的皮肤上爬。他悬挂在十字架上，身体向外倾斜，老象是要掉下来，老象是在那儿动弹——真是离奇古怪，人死了还那么动弹。他脑袋往前搭拉着，沙色的长发蒙头盖脸，脸上的神气多么可怕也就瞧不出来了。

凯约给了胖子一个银币；胖子也只是照例谢了那么一声。轿夫们不出声地蹲在一旁，两只眼睛老瞅着地，始终没去瞧那个十字架；他们都是跑惯道儿的，确实训练有素。

“这一个可以说是个象征，”胖子说。“我的小姐，别把它当作人，也别觉得它多么可怕。罗马是有取有予的；多少可以说是罪当其罚。这一个在这儿单摆着，为的是让你注意那跟着来的是什麼。由这儿到加普亚，你们知道一共有多少？”

他们不是不知道，可是他们等他说。这个嘻嘻哈哈的胖子把说不得的事情说给他们听的时候是绝不肯含糊其词的。凭他就可以证明，这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情，绝不是说不得的。他要说出一个准数来。说得也许不对，可是一定不会含糊。

“六千四百七十二个，”他说。

轿夫中有几个挪动一下。他们并不在休息，而是直挺挺的在那里发愣。谁要是注意他们，就准能看到这一点。可是谁也没注意他们。

“六千四百七十二个，”胖子又说了一遍。凯约说了一句很得体的话。“糟蹋那么些木料，”他说。海丽娜知道他是在自作聪明，可是胖子倒点头赞赏。他们俩已是沆瀣一气